

【有感于思】 閻晶明 中國作協副主編

滴水即大海

父亲在时，时常会聊起他当年遇到的人和事，也会总结一点由此引发的人生道理或感想。我自然是认真听的，但回忆起来，多数时候并没有把这些放到心里去。总觉得那不过是些人人都经历过的陈年旧事，无非是年龄大了，容易怀旧，想要倾诉罢了。新年之际，父亲突然离世，再也听不到这些既听着熟悉又仿佛陌生的人和事了，这才意识到珍贵和难得。父亲从前的同事发来回忆往日情景的点滴故事，它们和父亲在世时讲述的那些一样，都是凡人小事，可是今天读到、听来，内心却会产生一种涌动，有一种眼泪就要夺眶而出的感动。比如下面这个片段：“有一次老周带我去

忻州开会，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一个卖大米的小伙子，算账的时候他算错了，少要了我几块钱。我自己明白，赶紧付钱离开。后来，老周知道后找我谈话说，你那件事做得不好，眼光要远大，不要贪图小便宜。这些话我一直铭记在心。”平凡的小事，平常的道理，我却被感动得泪如泉涌。人们常说，一滴水虽小，聚集得多了也能形成流水；一滴水很渺小，汇入河流、大海，也一样体现了它的价值。这些道理都没错，但它们都还是建立在滴水微不足道的根本认知上。今天，我想说，如果滴水滋润了你的心田，触动了你敏感的神经，那么，一滴水本身就可以是大海，因为它和海浪一样，可以激荡起汹涌的波涛，拍打你的身心。

【有一说一】 廖俊平 广州学者

无知或幽默

最近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 ChatGPT 大热，我也凑热闹，有事没事去问它两句。看到有人问它“潘金莲千里走单骑”“刘姥姥醉打蒋门神”之类，它一本正经地给出不靠谱的答案，我也试了一下，问它：“关公和秦琼谁赢了？”它开口说的第一句还挺靠谱：“关公和秦琼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，但是并不存在任何记载证明两者有过战斗。”接着介绍关公也挺准确，但再往下就胡说了：“秦琼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名妓，因其美貌和才华而闻名于世。她曾是明朝皇帝的宠妃。”

我怀疑系统要先把中文翻译成英文，然后在知识库中搜索，秦琼译成英文以后可能在和知识库匹配的时候就出错了。再试：“请说说贾宝玉倒拔垂杨柳的故事。”这次开口就胡说八道了：“贾宝玉倒拔垂杨柳是清代文学家金庸先生的小说《红楼梦》中的一个故事。”而且接下去还煞有介事地编了一段“贾宝玉倒拔垂杨柳的故事”，有场景有情节，最后还发掘出深刻的意义：“他意识到，在拔掉杨柳的同时，他也在摧毁美好的事物。”

ChatGPT 资料库的中国古代文化资料非常薄弱，这完全有可能。不过我也在想是不是有另一种可能：比如遇到有人编排我，把一些离奇古怪的事安到我头上，我可能并不去辩解，而是顺着他继续编排出更加离奇古怪的事，旁人听了就知道我是啥意思了。ChatGPT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高级幽默能力——你拿这种胡编乱造的东西来跟我聊，那我比你更会胡编乱造。之所以这么猜测，因为“清代文学家金庸先生的小说《红楼梦》”这个错法太低级，低级到像是故意在出错。

【拒绝流行】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

智能与智识

面对 ChatGPT 的强大智能，人们应该看到智识对智能的优势。我之写过一篇文章，谈过智能、智识与智慧的区别。智能是什么？就是那种能迅速找到最佳答案的能力，很多所谓“小神童”、最强大脑、优等生、高智商，无非都在这个层次，而人工智能将这种“迅速得出答案”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。智识是什么？它与智能是反向的，智能是“把问题变成答案”，而智识则是“把答案变成问题”：为什么呢？是这样吗？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？前提正确吗？深层次结构是什么？答案是不是错的？一个人知识的增长，观念水平的提升，认知的飞跃，就是在“把答案变成问题”这个反身性、批判性过程中完成的。智能需要“迅速求解”，而智识则有“延迟判断”，在延迟中“对判断进行判断”，从而提高认知的水平。不满足于既有答案，在“问题化”中挑战它，智识才有增长。智慧，就是智识达到一定高度后形成的、应对多变情境、由此及彼的答案通通力，看得通透，一语道破，高级的综合与高度的创造力。有人尝试与 ChatGPT 的对话：“请问，2+3 等于几？”ChatGPT 回答是 5。若这时你说“不，我夫人认为 2+3=6”，ChatGPT 便会马上服软。

你看，ChatGPT 的能力，就是“你输入问题他给答案”，它只能应询而无能反问，更没有能力对问题提出挑战，只能借助“大数据”完成“小任务”，而不能像人那样有灵感创新，有“随机性的自适力”之智识悟性，在“小数据”触发灵感下完成“大任务”。再像人的机器，只是机器，只成按人输入的指令完成任务，而缺乏人那样的“有机反身思考”：我是谁？我为什么要完成这样的任务？这样的问题是不不是一个蠢问题？

一个学者说：同机器智能的构成部分相比，构成有机体的蛋白质确实缺乏力量量和速度，但恰恰正是这些“劣势”，在一定意义上成就了审美发生的机缘。因为美的发生是有机生命体受动(suffering)的结果，是生命体对于外界环境的受动性调适在意识层面的曲折反映。——是啊，这种“受动性调适”是人的智识思考天然所带痕迹，也是人相对于机器的优势，而不是反当为负担。看 ChatGPT 写的文案和那些答案，都特别“像那么回事儿”，但跟一个人真正用心创作的东西，就是差那么一点意思。那一点“意思”，比的不是力量和速度，不是数字运算，而是心灵对美的观照，是一个有着丰富对话触角的生命跟外在世界对话，所生发的好奇、想象和悟性。

【昙花的话】 尤今 新加坡作家

耄耋老人的爱情

2月14日的情人节，正当年轻的情侣们费尽心思地以烛光晚餐营造浪漫气氛时，我在社交媒体上读到了一则关于耄耋老人的爱情故事。这天，正当这一家人围着餐桌用膳时，门铃叮叮当地响了。已届耳顺之年的儿子阿伟前去开门，快递员将一个包裹交给他，收件人是他的母亲。这时，他年届90的老父亲，笑眯眯地看着

同龄老婆满脸狐疑地拆开包裹。包裹里面，是一件质地上的羊毛外套，高雅的灰黑色，触手柔软。老妻对着老妻深情款款地说：“我给你买的，最近天冷。”说着，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以多皱的手为她穿上，扣纽扣时，双手不利索，试了好多次，才完成任务。儿女们看到这一幕，都不由得湿了眼眶。阿伟表示：父母情深，父亲天天都给母亲的心涂上甜滋滋的蜜汁。每年的情人节，父亲一定亲

自外出给她挑选贴心的礼物。几个月前，他犯了严重的风湿病，不便出门。然而，却还一心记挂着给老婆买礼物。最让阿伟惊讶的是，为了给老婆带来惊喜，父亲居然瞒着儿女学会了上网购物！年轻的爱情，只有占有，没有给予；它像垂柳，看似浪漫，狂风一来，便断。暮年的爱情，有着包容、理解；相知、相惜，像榕树，旋风也摧毁不了。这一对耄耋夫妇，为“爱情”一词作了完美的诠释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: ycwbywb@163.com



最后的牛

□图/文 王中平

春节回家。清晨，在田间阡陌，看见有一位老人在放牛。作为几千年农人最原始的劳动工具，耕牛现在基本上已被农机代替，这可能是我们村子里的最后一头牛。曾经最常见的放牛场景，如今成为难得的风光。

【不知不觉】 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去探访一张照片的“机位”

很奇怪，越是传统中家族团聚的日子，我越有奔往远方的意愿。仿佛每一次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，都意味着自由与丰盛。就像刚过去的春节，一念而起，就订了年初一出发去广东的机票，到了，再去下一个“目的地”的决断。果然，遇见了一个静谧而美丽的村庄。那是开平百合镇的马降龙村。背靠百足山，面前流下潭江水，在朋友给我的“选项”里，它列为备选，不知为何，那天我却作为第一选。也许是因为我看到了一本摄影图册，在郁郁葱葱的绿荫之上，漂浮着几幢高耸的碉楼，错落着，仿佛各自戴着不同风格的“冠盖”，也有异国风情的拱门。于是决定，去摄影师站立的“机位”看一看，那一定是在某个高处拍摄的。

润过来，千百竿高大的竹子摇曳着，轻轻地撞击出飒飒声响，村舍掩映在高大的古树与竹林中，颇有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之感。保存完好的碉楼里，代表性的有骏庐和林庐，是可以由外而内，一层层仔细“品读”的。骏庐是旅居加拿大的华侨关崇军于1936年建造的，楼高四层，门窗上立体的雕花装饰尤为精细。碉楼的外观风格差异很大，窗户狭长坚固，窗框的西式装饰繁复美丽，底楼进门处是厨房，内部的细部也是中西杂糅，楼板的前部或者靠楼梯处，设有“天窗”，其实是用来吊运物品的，有的在二层，陈设着原主人的老照片，斑驳褪色，却仿佛驻留了一段往昔的繁盛的岁月。而在四、五层楼的高处，设立着祠堂，想必是远居大洋彼岸的楼主，期待祖宗的荫庇渡海而去……据

说，申遗过程中，到此参观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选委员，在登上林庐屋顶后对眼前的风光震撼不已。而天禄楼高七层，是1925年由南安村29户村民为防盗匪而集资兴建的，历史上村民曾经将财物藏匿其中，击退了进犯的敌人。穿过古杨树林，马降龙村内的寂静，深深浅浅的绿意，碉楼当初为抵御匪盗侵扰而建，如今却抵御住风霜岁月的侵袭，把一百年前的风尚与物质的形态，连同当地的文化观念，似乎融合了天地，留存下来。迷失在曲折的小径，流连于青苔的台阶，仅见一家餐馆，门口一位大婶在收拾一只鸡……待走出村落，才意识到，我没有站到“复刻”那张照片的机位，它到底在哪儿呢？离开时，发现叫不到滴滴，没有出租车往这里来。我搭乘着去立园碉楼景区的接驳车才离开。后面几天，看到了更多的碉楼，但对这个绿影幢幢的村落仍念念不忘。当地的朋友后来告诉我，那张照片可能就是在村口拍的。

【如是我闻】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

喝一杯咖啡

我在波恩读博士期间，曾经参与青州出土的佛像在欧洲展览的目录编写和翻译的工作，后来受邀去了黎黎世参加展览的开幕式。我正好跟靠近法国和瑞士的边界勒拉赫的朋友法伊特很久没见了，就约了一起参加晚宴，看展览。我坐车从波恩到了巴塞尔的德国火车站，下车后就看到了穿着白色礼服、打着蝴蝶结的法伊特。走出火车站，就看到了他那双座保时捷。这两座城市只有50公里的路程，法伊特经常在那边有生意往来，我们很快就到了瑞士德语区的这座最大的城市。由于离开开幕式还有一段时间，于是法伊特便建议我去喝一杯咖啡。法伊特将车开到了博安湖畔酒店，车停下来后，我们都下了车，这时来了一位黑人侍者代他停车去了。

我们进去之后，在大堂中找到了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坐下来，法伊特点了咖啡套餐，送上来时的时候着实让我觉得很华美：一个银质的托盘上，全都是银质的咖啡具：咖啡壶、咖啡盘、银勺、点心架、饼干夹，乃至咖啡杯也都镶了银边，摆到桌上之后，银光闪闪，给人以雍容大雅之感。我跟法伊特聊起了上次离别后各自的变化，感到非常惬意。几年前我去见洪汉鼎先生，他回忆“文革”期间他的老师洪谦先生的一些轶事，其中之一是，尽管那个时候洪谦先生挣得也很少，但只要有机会还是要去北京饭店喝一杯咖啡。我想，在喝咖啡的时候，洪谦先生一定会怡然自得，忘记自己所处的时代。有了这种娴雅的人生态度，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苦难吗？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遵守秩序

文明礼让 井井有条 自觉自律 和谐稳定

